

南海博物馆： 听“深蓝宝藏”诉古今

一束光“照亮”海底，泥沙难掩其瑰丽色彩。100米、470米、1000米……直到指针指向1500米，炫彩斑斓的“深蓝宝藏”从黑暗中浮现——一艘船堆满了超10万件造型多样、纹饰精美的瓷器，一艘船堆满了百年未腐的原木。

这是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6号展厅入口处还原模拟的考古场景。自2024年9月“深蓝宝藏——南海西北陆坡一、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”开展以来，已有近115万人次经由此处，一赏藏于深海的遗珍。这座位于琼海市潭门镇的博物馆，逐渐成为游客海南之旅的青睐之地。

2023年至2024年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、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、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联合组队，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、二号沉船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，共提取出水文物900余件(套)，该遗址被列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
“这是我国首次对水下千米级深度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、科学的考古调查、记录与研究。”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介绍，我国终于在南海叩开水下考古的“深蓝之门”。

在“深蓝宝藏”近千平方米的展厅里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(套)文物展品，分为“探渊寻珍”“水府琳琅”“巧缮焕新”三个部分，通过还原考古调查、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，带领观众走近这两处封存海底的“时光宝盒”。

“博物馆里展示深海装备，难得一见！”一位游客注意到，“探索一号”“探索二号”科考船和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潜水器模型先于文物呈现。“是各类深海装备为考古学家开拓了‘最后一块疆域’。”讲解员说。

“快看！鱼在窗户外面游！”一面圆形的电子屏幕高悬于展厅的墙面，播放着各种深海鱼类游动的情景。“这是模拟‘深海勇士’号载人潜水器的舷窗，观众仿佛置身潜水器内部。”当小巧思被孩子们发现，博物馆策展人郑睿瑜很满意。

13件(套)珐华彩瓷器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“这批珐华彩瓷器十分罕见，非常精美，更是首次在沉船中被发现。”郑睿瑜说。



文物工作者使用深潜设备对水下文物进行提取。(国家文物局供图)

一抹蓝釉绘满瓶身，或镂空、或贴金、或雕画，古代某位工匠精心勾勒的层层浪花纹，是否已然昭示其命运？

宝藏不语，只是让考古人员“煞费苦心”。“出水文物中一件写有‘丙寅年造’的红绿彩碗引起了考古人员注意，但仅明代历史上，丙寅年就有四个。”郑睿瑜说着，走到了这只如同史官的“碗”面前。

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批文物的具体年代，研究人员比照了瓷器的典型样式、产地及年代，最终证实了一号沉船属明代正德时期。这些发现对研究南海贸易航线具有重大价值，证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彩瓷器外销，为寻找窑址、厘清来源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策展团队翻阅史料，用更多的文献文物串联起两艘沉船的“身世”，试图拼凑出每件瓷器从“出窑”到“出海”走过的路。考古人员认为，一号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，二号沉船装载了从海外输入的乌木原木，推测一号、二号沉船皆为民间私人贸易商船。

产自热带的乌木不仅有药用价值，还可作为

高档家具的原料，备受明代官商喜爱。经过研究检测沉船中的乌木品种得知，二号沉船可能是从斯里兰卡、印度南部等热带地区而来。

一根乌木该怎么展？郑睿瑜当即想到一幅油画——《乌木盒子静物图》，由西班牙画家安东尼奥·德·佩雷达绘于1652年。“这幅画上既有乌木制作的盒子，也有青花瓷等来自全球各地的珍贵贸易品，画和沉船在讲同一段历史——17世纪的全球贸易。”她兴奋地找来画作的复刻图，让观众见证相隔万里之遥的古老文物以这样的方式“相遇”。

从深海出水到展陈面世，仅用了六个月时间，“这在博物馆界是少有的。”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说，正是因为公众的关注和期待，展览创造性地采取动态更新模式，让考古调查、文物保护和展览同时进行。

据了解，两处沉船遗址的挖掘、调查、文物修复等工作仍在进行中，900余件(套)文物只是两艘沉船中极少的一部分，博物馆将随时根据深海考古新成果，不定期向公众更新上展文物，让观众有“常来常新”之感。

来源：新华社

古人长时间跪坐，腿会不会麻？

在影视剧中，常常出现古人席地跪坐的场景。古人长时间跪坐，腿会不会麻？

答案是会的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有言，“叔向御坐，平公请事，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。”早期人们席地而坐时，普遍认为跪坐是一种尊重和庄重的姿势，而跪坐时如果没有外物的支撑，久坐之后，脚后跟、小腿等部位会被压得疼痛难忍。这里的“腓痛足痹转筋”就是长时间跪坐引起的腿部、足部的种种不适。

那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？

在成都博物馆的成都历史文化展厅，有一件名叫“支踵”的漆器文物，乍看并不惊艳，但它却是古人的“护膝神器”，在跪坐时能减轻双腿和膝盖的压力。

这件支踵，出土于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。实际上，这类器物最初在山东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地汉墓中多有出土。它们造型相似，均为木质胎体，整体呈“T”形，有一个椭圆形略微下凹的面板，下面接一个束腰圆柱为底座，长30多厘米，宽



图为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支踵。

10多厘米，通体高10至15厘米。早前，人们并不清楚其名称和用途。1975年，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葬发掘中也出土了这样造型的漆器，与该墓中出土遣策(古人在丧葬活动中，用简牍记录的随葬物品清单)上的记载对应。后经专家研究，最后定名为“支踵”。

支踵在汉代十分流行，可以将它看作一种木质的矮凳。结合汉代的画像砖，研究人员进一步解密了它的使用方法：人们跪坐时，将支踵夹在小腿之间，坐于几面之上，通过它支撑身体重量，避免双腿长时间过度弯曲，从而减轻膝盖和腿部压力。支踵不仅解决了跪坐时分担身体重量的难题，且轻质小巧、方便携带。跪坐时还可隐藏于衣袍之中，不易被人察觉，从而避免了因久坐失态带来的“坏坐”尴尬。

古人坐、跪、跏的不同姿态，还有礼仪上的差异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记载：“授立不跪，授坐不立。”据专家分析，“坐”和“跪”的区别就是臀部挨不挨脚后跟，挨了就是坐，不挨就是跪。而跪的时候上半身的姿态又衍生出“跏”和“跪”的区别，腰部放松、没有耸直就是跪坐；腰若上挺，则称跏坐，亦称长跪。成语“正襟危坐”中的危坐，就是将臀部抬离脚后跟，显得整个人高一些，形成的庄重姿势。因此，支踵也可以说是一种打造“跏坐”“危坐”庄重姿态的“神器”。

来源：人民日报